



南華經蒼解

雜篇

寓言

盜跖

漁父

天下

讓王

說劍

列禦寇

數



南華經蒼解卷之二十七

明甫中郭良翰道憲甫輯

雜篇寓言第二十七

○褚伯秀總論曰是篇以寓言標題南華老仙渡水不濕脚之意自揆立言既多恐後人徇迹成弊故隨步隨掃其迹其寓言重言皆不得已而藉外論之卮言如水在卮有防而不失則其出也由中故日出而不厭同異是非各當其分言出於無言亦猶不言也其然其可則物情之去取耳惡知其爲固然固可邪是以必至於不言則齊也吁世衰道微人莫已信不得行志當世猶覬垂訓方來又慮無以必後人之知故寓於所重以取信焉使人由寓以完其真從微而躋乎妙其成功一也至論夫

子之迹隨年化始是卒非當身之是不可常也如此况欲必信於後世乎曾子之再仕再化心不免乎有係而哀樂形焉無間乎為親為祿也若夫聞言而悟有若子游一年而野至於大妙則心日虛而道日集矣次論命鬼之有無形影之因待皆明造化不可致詰之妙人能克其造化所與而莫之天闕則吾身之天地不可測之靈物亦猶是也結以睢盱矜傲人誰與居聞命而反舍者爭席則耳聆心悟在片言之頃孰謂載道而示後世無得魚忘筌者哉

莊子五言之意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也同則應不與也同則

反同於已為是之異於已為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為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

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此篇之首乃莊子自言其一書之中有三種說話。寓言者以已之言借他人之名以言之。如齒缺王倪。庚桑楚之類是也。十九者言此書中十居其九。謂寓言多也。重言者借古人名以自重。如黃帝神農。孔子是也。十七者言書中此類十居其七也。卮酒卮也。人皆可飲。飲之而有味。故曰卮言日出者。件件之中有此言也。和調和也。天倪天理也。以天理而調和衆人之心也。藉與借通。不出之於已而

出之於人者。謂之外。故曰藉外論之。父譽其子。以求婚。則其人必不信。故必借他人以譽之。此譬喻也。此罪不在我。因人之不見信。故有此寓言也。若以爲出於我。則在人之見。必有同異之分。同者必應我。是我異者。則反我。非我。此皆他人自私之見也。所謂重言十七者。正所以止其爭辯也。已止也。借重於耆艾之人。則聞者不敢以爲非。可以止塞其議論也。古先帝王聖賢皆耆艾也。經緯本末。言知常。知變。知首。知終也。期年期頤之年也。若使年雖先矣。而學無所見。但以期頤之年。而稱爲耆宿。則其年雖先不足爲先。謂無以過人也。人而無以過人。則是不能盡其爲人之道。此陳人而已。陳人謂世間陳久無用之人也。此意益謂我之所借重者。皆耆艾可尊之人。非徒以爲前輩人物。而借重之也。所謂卮言日出者。皆是調和以天理游衍自得之言。使人聞之。儘可以消歲月窮年者。以此送

日月也此之謂以不言言之則總歸一理齊一也若以此一而形諸言固為有心而不得為齊一以其言而論此一亦為有心而不得為齊一也故不若無心之言乃為言之以不言者也然不言豈緘默哉雖終身言亦惟任天理之便而若未嘗言雖終身不言而不言之中亦可悟理則又未嘗不言也一說理本至齊是非同異則紛然不齊吾復以言齊之以我所言之齊齊彼所言之不齊皆成不齊曷若以不言待其自齊哉不言者不爭是非不論同異言而未嘗有言也語意最明夫天下之所謂可所謂不可所謂然所謂不然其言皆有所自來我則何從而然之不然之惟隨其然而然之隨其不然者而不然之我又何從而可之不可之惟隨其可者而可之隨其不可者而不可之此無他物各有理則固各有所是處也既各有所是則物物皆是何物而不然何物而不可苟非以自然

之言而調和眾口若與之同為是非則豈能要諸又遠哉蓋謂自然之理千古萬古跌不破也以物理論之萬物皆有種類草木為草木禽獸為禽獸類各以其形之不同而相代禪於天地之間總之同出於造物往來始終若循環然其倫理之妙人莫得而窮之謂其不可盡知也惟其同出於造物只此一氣故皆以氣聚而生氣散而死於不齊之中有至齊是謂天均均同也謂天理之同也天均者天倪也厄言之所出和是而已

莊子稱
孔子不
可及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

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誾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謹五各反

始是而卒非。今是而又非。言其心之虛也。服知者服事也。知知見也。勤心以從事於知見。謂博學也。謝者去也。言孔子以謝去博學之事。而進於道。但未嘗與人言爾。孔子云者。莊子舉孔子之言。謂孔子嘗有此語也。受才乎大本。猶言受性於太始也。大本。即造物也。靈。知覺之性也。復返也。返而歸之。本來知覺之性。而後可以盡人生之道。故曰復靈。以生鳴亦言也。律。即法也。當者。皆當理也。以利義

陳於前而有所是非。好惡則人與我對立。可以服其口而未能服其心。是必舍去義利而忘其是非。好惡乃可以使人。心服而無敢與我對立。而為忤者。而後可以定天下之定理矣。誾。忤也。誾立者。對面而立。則我為順。而彼為逆。周禮曰。以受諸侯之逆。亦言向我而來者。為逆也。莊子既稱夫子之言。乃對惠子而嘆曰。已乎已乎。我安得及彼孔子哉。此見莊子亦心知敬吾聖人者。

曾參悲
錄不洎
親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弟子問于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洎音既

觀一作

造物不可知

不洎言不及其親見無所縣其罪乎者縣繫累也
即縣解之縣謂曾子此言有繫累之罪乎無繫累
之罪乎益疑其前後兩變有悲有喜也既已縣矣
者謂止此悲喜之心便是有所繫累也若無所繫
累則哀樂不足以入其心其視一切外物舉無足
輕重何知孰三釜何知孰三千鍾特如觀雀蚊虻
之過乎前而已何復有哀樂而以喜以悲哉觀鶴
同鶴與蚊取大小之義以喻三千鍾三釜之多少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
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
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
生有為死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

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天有歷數。
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
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
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

一年而野。返其朴也。二年而從順也。於是非善惡
無所適也。三年而通。通彼我也。四年而物外形骸
也。五年而來寂滅之中。又有不寂滅者。如往而來
也。鬼入者。納造化於曾中。即鬼神來舍也。天成者
即天然無所復為也。不知死。不知生。無入而不自
得也。大妙者。極其玄也。一年至九年。只借為節次
之語。此事非可以歲月計也。生有為。數句言無生
無死之理。生有為者。言以生為有。有生則有死矣。

有死生之見自私者也若以至公之理而勸之欲其知造物之間無不死之物故曰勸公以其死也然謂之死則是有所有自矣謂之死而有所自則求其生於萌動之始本無所有既其始也無生則安得有死陽動之始也以死生之理如此言之不知其果然乎否也所適然也所不適不然也要其靜而觀則惡乎然惡乎不然言此生死之理謂之有亦非謂之無亦非故曰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此之謂大妙然此大妙之理一本於造化有不與知者故欲求之天則一星曆之數耳已欲求之地則亦人迹之據耳已曆數星辰日月之往來有曆書度數也人據人迹之所至有可考據者猶言圖經也言以曆數及人據而求之果可以盡天地之理乎故曰吾惡乎求之天地之間日遷月往誰能知其所終其運而往也必有造物主之安得謂之無命然茫茫之祘本來無物安得謂之有命朝

必有暮寒必有暑時至氣應毫髮不差如此相應安得謂之無鬼神然謙者未必福仁者未必壽幽明之間有時而不相應安得謂之有鬼神此數句乃發明造物不可知之意

呂吉甫曰一說以生死而論有為無為言人生則不能無為如富貴則有富貴之為貧賤則有貧賤之為死則同歸於無為而已故曰生有為也死也勸公公之為言同也下一勸字勸人灰心滅意以還造化人皆以生為樂以死為悲急為勸慰要人解其天殒墮其天袞同證寂滅以返吾真夫人皆以其死也有自也而不知其生陽也無自也死也有自謂自有形而返於無形始見其有倏見其無故含情之類不能無悲而不知遡其生陽之始實無所自如是則其始也亦返其無所自而已而果然乎而汝也言汝果以為然乎以為然則惡乎其所以適惡乎其不適而生欣戚於其中邪如此說

勸字甚妙然亦未透愚謂生則有為有為未免於私死則已矣以此無為之理勸人之公公者亦只是返真無為之意自由也死也有自言有生方有死則死由於生故曰有自生本無生一陽之動而生動息則生息是其生也亦歸於始之無所有而已故曰無自莊子之反論死生如此

罔兩與景問答

衆罔兩問於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

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

曰叟叟也奚稍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蜩甲也

蛇蛻也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

彼吾所以有待邪而况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

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强陽則我與之强陽

者又何以有問乎

罔兩生於影者叟叟一作搜搜音蕭若隱若顯影外微陰非一也一以為叟如字影尊親罔兩之辭亦通稍略也率略意謂其何為率然有此問也予之所有本自不知其所以然者故曰予有而不知其所以蜩已化而甲在蛇已化而蛻在蓋以形之動者比蛇蛻之生而以影比蛻甲也似之而非者言以此為比亦近似之而非果然也在日與火之中則有此影故曰屯屯聚也晝陰而無日夜至而無火則影不可見是代去也彼指形也吾影也言吾之所待者彼乎故曰彼吾所以有待邪然彼之動也又有所待故曰而况乎以有待者乎張鳳磐云彼亦不能自主必有所以使之如此者夫彼之

景音

叟叟

郭本

作搜

豚屯音

不能自主者尚為我之所待。而况主張之造化者。將獨不為彼之所待邪。此說絕明。來與俱來。往與俱往。強陽與俱強陽。此待乎彼而非我也。強陽動也。形待強陽之氣而動。彼形之所以往來者。強陽也。彼以強陽而動。我亦從之。其為強陽者。本非形之所知。汝又何問我乎。此段與齊物同。但添強陽。火日之說。

老子戒陽子勿矜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屣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不行不問。是以不敢。今

間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陽子陽姓名戎字子居。列子作楊朱。請問其故者。言夫子謂我不可教。其過何在。睢睢盱盱。矜持不自在貌。一說睢仰目。盱張目。皆視上於面。而近傲者。誰與居者。言其物我未忘。誰與同居而矜持若此也。無同居而似有同居者。然一說既傲視乎人。人將畏而避。誰敢與同居者。人太察則無徒之意。即避席避竈皆是。大白若辱者。明而自晦。意盛德若不足者。言其雖有而不自居也。二句道德經語。

睢音灰 盱音呼 蹙音六切 煬音湯

迎將迎送也家公旅邸之主執席執巾櫛奉承之也煬炊也避席避竈敬之也爭席者不知其可敬也未聞老子之言猶有矜持自名之意故人見而敬之既得黜化則退然自晦人視爲常人矣此便是列子見壺子歸爲妻執爨食豕食如人食之意道家和光同塵拙銳解紛正此說

南華經蒼解卷之二十七終

南華經蒼解卷之二十八

明莆中郭良翰道憲甫輯

雜篇讓王第二十八

○褚伯秀總論略曰本篇載讓王高節自堯舜許由善卷至於王子搜重道尊生不以富貴累心視天下如敝屣者也子華顏闔曾顏公子牟之徒葆真守約不以利祿易操視富貴如浮雲者也其間魏牟校諸聖賢若不足然以國之公子能舍王侯之尊就巖穴之隱亦良難矣後世清淨無爲之教旣渺玄聖素王之業猶存懷道抱德之士或不願有國去而入山海有之何至慕無擇隨光之風抱石沉河而喪不貲之軀邪蓋中行不可得而狷介孤騫之節始聞是以貪甚者求之無厭甘心篡逆讓

甚者避之無所割志自沉此亦慕名之過也其惟
聖人乎中庸無弊讓受合宜隱顯隨時從容中道
堯舜之事是也伯夷叔齊棄孤竹而逃食薇蕨而
終則非故爲矯亢要名後世者爲君而讓其迹顯
未爲而避其迹隱退讓之志本同亦惟其時而已
矣

按讓王以下四篇眉山蘇
長公以爲非莊子所作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于子州支父子州
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
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
害其生又况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

治
聲

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
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
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
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
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
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
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
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

善養生

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

捲音
權

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

也。

幽憂高誘曰幽隱也詩云如有隱憂是也舊說暗疾似淺無以天下為者言不欲為天子者方可託之以天下是有天下而不與者也異於俗者言其與世俗不同也捲捲自勞貌葆力勤苦用力也德為未至者言非自然之德二人皆逃而去之妻以首戴夫以背負共攜其子而逃也所用養者謂資之以自養者即土地也所養百姓也尊生者以身為重以外物為輕也此議當時患失之士君乎君乎言以我為國君乎惟無意於為君者方可託以國故曰越人所欲得為君也

子華子
止韓侯
爭侵地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

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

攫俱縛切

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

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

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

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昭僖侯曰。善哉。教寡

人者眾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攫拏取之也。銘猶契約也。廢斷而去之也。攫其銘而可以有天下。愛其身者且不攫之。况以韓國比之天下。則輕矣。以不得為憂戚。乃至於愁身傷生。將以自喪。又重於失一臂矣。故曰知輕重。

顏闔辭聘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間。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

直卿雅志

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為。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

苴布粗布也。聽者謬言誤聽也。土苴糟粕也。其意謂帝王治天下。國家之功。在聖人之道。皆餘事耳。身者天下國家之本。脩身則可以治天下。國家此聖賢之論。但抑揚太甚耳。緒餘土苴四字。只就餘字上生。亦猶曰塵垢糝糠。可以陶鑄堯舜也。危身棄生。以殉物。便是以外物累其心也。所以之所以。往也。所以之所以。為兩句。只一意。以珠彈雀。人必不肯以物累身。人則不知此譬喻甚明切。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益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子陽鄭國之相嚴酷無道人也其粟本不宜受無事而吾之毀譽由人有事而彼之死生及我矣列子真見於幾先哉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

說意

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

強止

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大王反國說反屠羊言各得其本分事也三旌三公也三三公之車服各有旌別故曰三旌一本作三珪謂諸侯之三卿皆執珪者

原憲曾參顏回安貧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緹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

徒緹

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為也。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孔子謂顏回曰。回。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脩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茨者苦也。以草益屋也。夫妻二室皆以甕為牖。故曰甕牖。二室壁中鑿而取明者曰牖。舊衣而塞其牖。抵風雨也。故曰褐。以為塞。弦拊琴瑟也。匡坐正坐也。紺深青赤色。素裳者以白色為外衣也。軒車不容巷。言巷小而車大也。華冠華皮為冠也。縱履曳其履也。希世而行言其以所行而媚世也。比周而友。所交非人也。學不為己而為人。教人非為道而為利。假仁義以文姦。故曰仁義之慝。緼袍。今之

支 胼音 駢音

絮衣也無表者外破而露其絮也腫噲虛浮也正冠而纓絕方欲正其冠而纓又絕纓所以維其冠也肘見衿之袖已破也踵決屨之後已破也曳繼扶曳而行也商頌所歌之曲也若出金石有節奏也養志者忘形不以養身者累其心也養形者忘利不逐外物以勞其身也致道者忘心無心則近道也郭外田也郭內園也顏子未必有此所學夫子之道是以自樂樂者何物也故二程每教人求顏子樂處知足者不以利自累言足乎已無待於外也審者信也在我者真有以自得則外物之失不足喜懼也無位而不忤不以人不知為愧也誦之久矣於今見之謂昔聞其語今見其人也丘之真得者言得友也

公子牟
解榮就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

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心居魏闕者未能忘富貴也重生則輕利知本心之可貴則外物輕也雖知之未能自勝者理未能勝欲也不能自勝則從者謂此心未能自己則且聽而順之此言在江海之間而時起此念不必強為抑遏也若強為抑遏則能內傷其神亦或至於致病故曰不能自勝則從從順之也順之則於神

無傷故曰神無惡乎不能自勝一傷也此念動時也若於念起之時強抑遏而不順之則若於自制是二傷也故曰重傷此非自壽之道無壽類者不入壽者之類也魏牟以下莊子贊辭牟以公子而為隱者故其自勝愈難雖所學未至於道亦有向道之意矣

孔子不窮於道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耻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

糝素感切

推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

推吐雷切

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屹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

隘監音厄

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
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

恭 共音

蔡羹不糝言有菜而無米也。藉陵轅之也。無禁者不以為罪也。天寒既至，知松柏之茂，即所謂歲寒而後知松柏也。因陳蔡之厄而後，聖人固窮之道，可以自見。故曰於丘其幸乎。削然瀟灑，意反琴者，再取琴而彈之也。屹然躍然，子路聞此言而喜也。子貢以下數句，謂子貢因此而悟也。丘首，山名也。所謂共伯，未必為共和，大抵皆寓言其意。益謂子貢喜而有言，遂稱許由之徒，所以能終隱者亦是窮而樂其道也。許由共伯皆託子貢之言。商周者，周之都有商之舊地，舊民也。

三子不
受禪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

為人也。居於猷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湯將伐桀，因卜隨而謀。卜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瞽光而謀。瞽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剋之，以讓卜隨。卜隨解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

務 瞽音

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湯又讓
瞽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
子胡不立乎。瞽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
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
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
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

廬一作盧

隴上曰畝。隴下曰畝。不若是而已。言舜之所為已
自不是。汝之自失。止在一身。可以已矣。而又欲汗
我遂投淵而死。亦只寓言。言辱行猶曰穢德也。強力
有作為之意。忍垢耐世俗。汗辱之事。武者遂之。言

夷齊高節

戰伐者成功也。仁者居之。以瞽光為仁者也。下隨
瞽光皆古之隱者。但其自沈一節。亦寓言而已。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
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
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一等。就官
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
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
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為政。樂與
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

樂音洛

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
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說眾。殺
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
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金乎
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
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
可得也。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
二士之節也。

叔旦叔者弟之稱也。加富二等者言倍其祿也。就
官一列極其品也。殺牲而取其血以盟而後埋之。
舉神農而言謂上古之世不如此也。時祭祀以時
也不祈喜者祀而不求福也。盡治而無求者無求
名之心也。與政為政與治為治。雖有為而無容心
也。遽為政者急急然脩其善政也。下行貨者言以
爵祿而招誘天下之士也。阻兵行險也。保威立武
也。揚行揚其名也。以亂易暴言與紂同惡也。其金
乎周者我若與周同乎斯世是塗辱吾身也不賴
者不取以為資也。戾行亢也。刻意曰為亢而已矣。
即戾行也。言伯夷叔齊非欲為高節戾行使於富
貴稍有可受之義則必受之矣。亦不至為此高亢
之舉。惟其於義無可受之理所以如此。天下闇商
亂也。周德衰者謂周方興而其所為又如此也。惡
其以智謀取天下故曰德衰。

說音悅

南華經會解卷之二十九

明莆中郭良翰道憲甫輯

雜篇盜跖第二十九

孔子往見盜跖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

跖之石

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丘請為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為人。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為馭。

說音稅

子貢為右。往見盜跖。盜跖廼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餽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偽人孔丘非邪。為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繆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徼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

繆音謬

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舖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噴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

說音悅

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唇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耻，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

諱音悅

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而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陵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

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蒞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蒞此。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鱉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

本養壽命者也。世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於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談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

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僞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嘆。

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

口哉。

樞戶者，抉人戶樞而取物也。入保者，閉門自守也。心如涌泉，言其氣方旺也。意如飄風，虛驕輕颺之意也。妄稱文武，言妄稱文王、武王之道，以自名枝木、削木枝之皮，以為冠、牛脅、牛皮也。得幸於季，言與柳下季得相親也。望履幕下，言一見於幕下而望其履也。此再通謁之辭，知維天地知可以包羅天地，天地不能出其知之外也。能辯諸物，才能可以辯名諸物，謂其無不知也。其卒之也，要其終也。禹偏枯，言其臍臍也。孰論之，詳論之也。張其尸，曰磔流烹也。磔，犬流豕，言其身之分裂，烹糜如犬豕。

也操瓢而乞者，有求於人也。離麗也，泥着於名也。故曰離名不念本，不知其本真之性，假假即汲汲也。執轡三失言，轡屢落也。驚貌，車馬有行色，言其似有所往而方歸也。微無也，得無往見跖乎？若前乎者，若我前日之所言也。篇中既刺譏列聖，又戲劇孔子而偏及于賢士，夷齊、忠臣、比干、諸人，跖之為跖，如此。鷄鳴孳孳，更不知世間復有性善矣。

子張問
答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為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不可一日不為乎？滿苟得曰：無耻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

無耻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子張曰。子不爲行。卽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僞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名。我正爲

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則。一。也。故。曰。無。爲。小。人。反。殉。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天。極。而。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勝。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

乾音
干音
勝音
申

此因上盜跖餘意撰出滿苟得與無約奇名言世人矯飾以求利達不如真情相忘爲愈子張益困干祿而借其名滿苟得則以苟得而滿其欲爲自然之道終而折衷乎無約謂無約束而聽其自然也先設爲子張之間蓋不爲行者言何不脩其德行也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者言欲求名利惟脩義爲是也人若棄名利則反逆其心無以自樂必欲求之非行義不可此正學干祿意也多信者顯言多爲可信之言以求榮顯此言假信之名以自利者子張言以義求利滿苟得則曰今之求名

利者詐而已矣若謂棄名利而反逆其心必欲得之則縱吾心之所欲以爲苟得自滿之計猶爲天真而無矯揉故曰抱其天也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卽前胠篋篇之論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謂其行不顧言言不顧行也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卽前所謂得其時者爲義之徒失其時爲篡夫此意蓋以仁義之行皆爲詐僞而失天真也五紀五常也六位三綱也君臣父子夫婦也子正爲名者謂汝以仁義之名求得我則但爲利而已不假詐僞之名也爲名爲利皆非真實道理故曰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訟質成也以下無約因滿苟得質成而答之也棄其所爲者捨其所當爲而不爲謂不能存生保性也徇其所不爲者謂爲利爲名乃其所不當爲者也徇天理自然則無君子小人之名矣故曰無爲小人反循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言亦不爲君子亦不爲小人則可以徇

從汝天理之自然矣從天理只是自率其性而已卽釋氏不思善不思惡之說也而汝也無曲無直相而視之皆自然至極之理故曰若枉若直相而天極東西南北各有其方而春夏秋冬屬焉消息往來皆一氣也故曰而觀四方與時消息執圓機則無是非故曰若是若非執而圓機信意而行獨得於我則從容體道矣故曰獨成而意與道徘徊轉背也背道而行自名以義以求成功則失其所謂本真者矣故曰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無赴而富無徇而成將棄而天凡曰無者言莫如此也禁止之意比于子胥以下總言立節尚行之患正其言謂以忠信廉義之言爲實也必其行者謂必爲忠信廉義之行也服被也離麗也言必遭其殃害也

褚伯秀曰二子之論不決故苟得曾與訟於無約小人徇財至章未金無約之辭謂二子皆徇一偏

未爲合道莫若心忘善惡一無所徇聽其自然無
君子小人之分各得其性情之正亦何有枉直是
非之辯哉獨成而不資於物所以與道徘徊而不
失也若轉移自然之行求成爲義之名及趨於富
利以望有成皆棄滅其天
理而陷溺於物欲者也

無足與
知和問
答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與名就利者彼富則
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
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
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爲
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爲夫絕俗過世之士

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
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爲其所爲也此其所以論長
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
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歡之喜不監於心知爲爲而不
知所以爲是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
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執至人之所
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而以爲威強
乘人之知謀以爲明察因人之德以爲賢良非享國

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爲。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爲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爲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爲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已。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爲福。有餘爲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鐘鼓筦籥之聲。口噍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惑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佞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

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
 馮。可謂疾矣。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
 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
 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刳請之賊。外則
 畏寇盜之害。內周樓䟽。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
 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
 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
 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此又因上滿苟得餘意。擴出無足與知和奇名。無
 足無止足也。知和知義者。利之和也。無足只從興
 名就利。安體樂意。上起見。故說富貴口津津。地反
 問知和之無意富貴。豈其智不足邪。意者汝亦知
 此而力有不及邪。抑故推正理以遏求富貴之心。
 而不能忘邪。此人富貴之人也。知和言此等富貴
 之人。自以為與我同生。此世同處。此鄉者皆不我
 若。則我必絕俗。過高之士矣。不知自吾觀之。其胸
 中全無所主。全失其性命之正。不過俯仰趨時。善
 覽古今盈詘之勢。是非向背之情。隨俗治化。與世
 浮沉。棄去其至重至尊之天爵。而為其所為之名
 利而已。古今又近也。察其前。一時如何。今一時如
 何。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以為乘時。逐取之計。是
 也是非者。向背也。向其所是。背其所非。或人棄而
 我取。或人取而我予。皆以分別而巧取也。以是論
 長生安身養心之道。何其失之遠邪。夫求富貴之

人既失其心或安或否或悲或喜迷而不覺不能自見故曰不監於體不監於心知為其所為之名利不知所以為之天理也雖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猶不免於損身之患害况其下者乎無足又釋言貴而專言富窮美者可以盡求其所好也究勢者可以盡權勢之事也雖至人聖人亦有不及者言其力量過人可恣睢而自用也使脅也秉持也因乘也其力可以脅人而奪其機其智可以持人而襲其謀其巧可以乘人而掩取其德此三者皆言其富可以使人也即十萬通神之意非享國而嚴若君父者言雖未嘗享有國家而尊嚴儼若君父所謂素封是也欲富惡貧避貧就富不待教而後能故曰不待師言此出於天性之自然也以此為性何異認賊作子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言天下之人雖皆以我為非而我安能辭避此設為貪者之言無足貪而不知足也故名以無足滿苟得之

類也不知知是常足智者之事也知和遂告以智者之所為動則以百姓自處言以百姓之日用飲食者自安無心求多於常度之外是以常自知足而無所爭彼誠知為不在人而在天人力無所與故不求也使其在我者有所不足則窮極四方而爭求之亦不以為貪此求德也求在內者也德足而有餘則身外之物皆辭之雖辭天下亦不為廉此廉貪二者之實非以為人也非務外也而皆反求諸天理之法度而鑒之雖使為天子有天下直外物耳亦不可以儻寄之物而驕人戲人也故計其違度而慮其反害於性命故辭而不受非以要求名譽也堯舜不得辭而雍雍揖遜焉非故仁天下也不以美名而害性也善卷許由可以得帝而不受非虛讓也不以天下事而害身也若此者可謂知利害之原審去就之義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是名而無忝矣然其有之也乃不自名而天

下之名自歸之非求以興名譽也此又把堯舜與許由皆作好說無足又因名譽二字疑其為名而姑舍利必持其名者言必欲求名而不求富貴之利則徒然自苦其身雖存如大病然絕甘去美味也約養儉自奉也以持生言以此三者自保其生也久病長阨而不死即易所謂貞疾常不死也此箇識見始終俗化其於安體樂意何從擺脫故知和復準諸物理以曉無足言凡物平為福有餘為害物莫不然財其甚四句最格言噉塞滿其口也猿猴之頷曰噉感其意者役其心也遺忘其業失其所當為也馮氣怒其氣而不得平也氣失其平或咽於上而為佞或洩於下而為溺若人行負重物而登高山然取慰取足也取竭用盡也今諺云有勢莫盡用是也靜居則溺言不耐問而自沒溺於嗜慾也體澤則馮者其身克肥悅澤則馮滿有驕漲之意楊用脩云佞溺於馮氣舊註飲食至咽

為佞馮音憤憤滿也按馮音當如馮河之馮下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又自解於佞溺於馮氣一句宴安鳩毒聲色所迷無水而自沉故曰溺營營然如馮河徒涉陷身九淵故曰馮亦自妙滿若堵者言積財而高於堵所謂阿堵物是也不知避不知足趨求而未已也馮恃也恃此以為誇而不能舍服膺念念不忘也念念不忘但見惟惟戚戚之意滿於胸中故曰滿心戚離不自得如此猶求益而不止也劫請劫取也藏於屋內者恐有劫盜故為樓䟽周環其室運而出外恐有大盜必盛其徒旅而不敢獨行䟽窓也樓牆上之樓也六者曰亂曰苦曰疾曰辱曰憂曰畏是也遺忘而不察者言皆失檢點而不自覺也及其患至數語舊句讀非訓亦未當今斷以患至求盡句性竭財單句言及其禍患既成求謀具盡以生則生已竭以財則財已殫欲其一日復如貧居無事之初而不可得也求盡

卽史記智盡能索之意性者生也單與殫通反復也故事也無故卽無事去富返貧則復于無事矣今旣至此則名亦何在利亦何在殉利之徒繚意絕體自纏縛其身心以爭此賈禍之物不亦惑甚乎繚意繚繫其心意如纏鎖柴柵然絕體殘絕其支體若斲必桎梏然極言富貴利達之爲身患也此篇盜跖無其事而有其人滿苟得無足無其人而有其名無約知和之得名幸矣子張一念干祿墮此惡趣名利之爲簠行如此前後三段辭意膚鄙至破世人之見語貨財之患亦自有可觀者陳太初曰貪饕之人以恬淡爲病寂寞爲阨而不知平易爲福有餘爲害惟財速禍慘於他物而世俗弗悟也以恬淡寂寞之士觀鐘鼓醪醴則喪亂道業觀膏粱克濫則動多艱苦權勢取慰者溺爲身疾攫金不顧者甚於戮辱而委積無厭憂畏不釋一旦禍至身傾惟求所積之早盡耳當此之時

真性已竭貨財已殫思放鷹犬於
蔡上聞鶴唳於華亭詎可復得邪

南華經蒼解卷之二十九終

蔡士問。雖知然。華亭。詰。可。對。野。派。真。對。心。融。貴。想。了。單。思。效。飄。大。然。

南華經蒼解卷之三十

明莆中郭良翰道憲甫輯

雜篇說劍第三十

莊周三說劍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

說意悅

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惺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惟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

說音稅

曼莫于反

說音悅

大途。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

劍於殿下。乃召莊子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
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
可。然臣有三劍。惟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
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
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鏑。晉
魏為脊。周宋為鐔。韓魏為夾。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
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
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

鐔音
尋
夾音
缺

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
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
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鏑。
以賢良士為脊。以忠聖士為鐔。以豪傑士為夾。此劍
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
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
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
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

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鷄。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喜劍者喜劍鬪之戲也。夾門擁門也。言以劍術擁王門者三千餘人，以幣從者言以此為從者之奉。

猶今人言稿從也。蓬頭突鬢，露其髮與鬢也。垂冠不高其冠，如今包巾也。纓繞於項下，曼胡粗纓，無文理也。短後不襜也。語難者欲鬪之時，以語相詰難也。示以虛開以利與其進也。後發而先至，鷲鳥將擊必匿之勢也。設戲設劍戲也。敦斷也。敦劍以劍相擊也。御杖用杖也。鋒劍首鐳刃也。鐳劍口缺劍把一云鐳從稜向背，缺從稜向刃也。裹以四時言用之有時也。制以五行順五行之理也。日為德月為刑，日月陰陽，春夏秋冬皆順造化自然之序。直之舉之案之運之上，決下絕皆形容其所用廣大之意。茫然自失者，聞其所言之大，覺其所好之淺，故自失也。上法天下法地中和民意，即天時地利人和也。四鄉四方也。牽而上殿者，挽之而上。三環者，不坐而行環所食之地。三匝此自愧之意也。服與伏同。王既不用此戲，劍士皆退伏自斃於其所居之處也。

南華經會解卷之三十一

明菴中郭良翰道憲甫輯

雜篇漁父第三十一

孔子漁父問答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眉交白。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

對曰。族孔氏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屨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

推此
震

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

學
賦

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

屬音燭

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

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

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

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

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

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

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

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

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而進之。

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

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僞。以敗

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頰適。偷拔其所欲。謂之

頰或顏字

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

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

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

謂之狠。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也。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

離音
惟

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脩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脩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

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於僞。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過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

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挈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挈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

言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仁。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途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

敬乎。

緇帷林名。揄袂揚袂也。選人倫者。棟選其理。以教人也。行言者。且行且言也。遠哉。其分於道者。言其離道遠也。挈船篙。反走退行數步而後進也。緒言微言也。謂其略言而未盡也。卒相丘者。言終以教助丘也。同類相從。同聲相應者。言此理人人同得也。釋吾之所有者。言釋去吾所有之道也。經子之所以者。條陳世人之所宜知也。四者。自正各供其職也。四者。離位相侵其事也。一官各治一職。人人各憂其所事也。乃無所陵。乃不相陵。奪也。徵賦。不屬不繼也。功美不有無功也。不持不能持。守也。春秋後。倫朝覲失序也。天子有司。天子之公卿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非已事而強為之。自攬事也。總攬也。莫之願而進之。不使之言而強進。其言逞。口才也。佞口才也。析離他人之交。親賊害之也。稱

譽詐偽者譽其所不當毀也毀譽私為欺詐也敗惡猶毀
辱也毀其所不當毀也毀譽出於私意為姦而已
矣慝姦也以顏色投人之好曰頰適無善無惡皆
欲其悅已故曰兩容揣人意之所欲而潛引拔之
長其惡也此險人也八疵者言八者皆大疵病君
子不友者君子不當與之友也明君不臣者小人
勿用必亂邦也好經大事喜經理國家大事也紛
更變異以易其常法自欲高立功名挂高也叨忝
也專用其私智獨擅其事任侵人之權而喜於自
用貪者也狠狠戾而不受諫也他人雖有善以其
不同已亦以為不善自矜誇也此四者人之大患
也能去此疵患方可學道故曰始可教已凡此皆
子處人世所宜用者故曰子之所以用者用自
點檢也不知所失者言不知何過也四謗魯衛宋
陳蔡四辱也處陰處靜道之喻也審仁義之間辯
說仁義不同之理也同異之際是非之分也動靜

之變隨時之宜也受與之度辭受之節也好惡之
情喜怒之節講明情性之理也漁父之意謂夫子
之為此皆為人而非為己所以不免於四謗若修
其身而守其本真自然之道而無物我之對則無
所累矣還以物與人者言以外物還之於人而一
歸之自然則物我不對立也今不求之於身而汲
汲於為人是務外而不務內也不精不誠不能動
人即至誠感神之意也強哭強怒強親真悲真怒
真親此六句甚精切真在內者神動於外言有諸
中必形諸外神動者精神感動於外也事親以適
者適親意也功成之美無一其迹者功成而不有
無一事而有其迹也不選其具者不擇其味也無
問其禮與其易寧戚也禮者文飾於外故曰世俗
之為真者天命自然之理也法天貴精而不拘於
俗者不以非世俗之所好為拘也恤於人者憂不
與人合也不知天爵之貴故曰不知貴真以世俗

之祿為祿而甘為流俗所化故曰祿祿而受變於俗如此之人但見其不足言常慊然也湛於人為溺於務外之學也比之服役言比之弟子也舍所在問其居也延緣葦間以撓撐舟沿岸而去也水波定舟去遠也如此其威者言如此其敬畏之也逆立對面立也拜而應者手揖曰拜也湛於禮義有間者言汝浸潤於禮義之學亦有時矣彼非至人不能下人者言漁父若非至人豈能使人如此降下而尊敬之下人不精不得其真者推誠自屈以求教於人庶幾可聞真實之誨也故長傷身者言不如此則無益於身而有損也萬物之死生皆在一道之中漁父有道者也吾尊其道所以敬之○自讓王以下四篇其文不類莊子所作讓王篇中猶有一二段漁父篇亦有好處盜跖篇比之說劍又踈直矣據盜跖篇今謂宰相曰戰國之時未有稱宰相者此為後人私撰明甚前漢藝文志莊子

五十二篇其篇數與今不同唐書只四十卷即今行於世者不知所謂五十二篇者更有讓王說劍之類乎抑猶有莊子所作而不傳者乎

南華經蒼解卷之三十一終

然其而不動者乎
文雖平味雖奇其子
其然其若不以刑罰
五十二篇其篇與與
令不同與書只四
十卷贈

南華經蒼解卷之三十二

明莆中郭良翰道憲甫輯

雜篇列御寇第三十二

○褚伯秀總論曰首以列子五餐先饋戒其出異感
人未幾而戶外屨滿不能使人無保也次以緩翟
交爭憤死化為秋栢道自然而之刑戮造物者報
其人之天也知道不言如天之運知而言之其機
淺矣是以學屠龍者無所用巧用巧不足以效於
屠龍甘舐痔者得車愈多不多不足以旌其舐痔
皆所以警學徒而鍼時病也至於賴貞幹以扶國
不若休之悟動過之刑心當知謹只九徵用而不
肖得三命至而恭慢分八極三必之不常一珠九
殞而僅得又以喻處世應物之多端貪名逐利之

召患也。倘能因其有刑反究夫未始有物則人間世之累可免矣。舍犧牛而為孤犢亦在人篤信而力行之篇末結以莊子之死示幻形不足戀凡物必有終也。門人慮烏鳶之食猶以世眼觀唯至人忘形任化無予奪之一偏體神用明顯平徵之不謬此其所以離人入天而登假乎道也歟。

列子驚
五餐先
饋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餐而五餐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也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夫餐人特為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

謀音

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而况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比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必

敦音
頓
賓音
饋

且有感搖而本才。又無謂也。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奚方而反言在何所而回也。餐與漿同。賣餐者之家。食於十餐而五餐先饋其人。敬已半受。值而半作餽也。列子驚者何古之真人。不以聖賢自見。故德盛而容貌若愚人。不知也。今內誠不解。則誠積於中而未化解化也。形謀成光。則形容舉動煥有光儀。謀動也。卽積中發外之意。而此以爲有迹之學。鎮服也。外鎮人心。言其內實。不足以服物也。言我未能無迹。故人得而見之。所以心服而敬我也。

貴者老者則人所敬我。今非老非貴其人。反輕彼而敬我。言敬已在貴老之上也。整聚也。積也。此等事積而久之。必成患。害言名迹愈露。則不能逃。當世之患也。陸西星云。移其貴老之心。以敬我。整其爲利之心。以享賓。則整爲整碎而去之。之說似不。如林解深。至多餘之。羸言以飲食之。故求刀鎗之利。其志不過在於羸餘。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見我如此。况爲君者。身勞於國而智勞於事。倦勤若此。使其見我。必將委任。以事責効。以功一不副其所求。將若之何。此所謂整其所患也。吾是以驚也。替人喜之。故曰善哉。觀乎言汝於此。具一隻眼也。又曰汝止矣。謂不必出遊矣。人將歸向守汝而爲師矣。處已止也。保守也。焦云附也。歸者衆而守其門也。此一保字。便已有不足之意。蓋替人之見。又高一層也。戶外屨滿。從學者衆也。敦杖蹙之乎。願豎立其杖而撐柱於願也。敦豎立也。蹙撐

柱也賓者主賓客者也提屨而走古人坐於席必脫屨而後入急於迎替人故不及穿屨也暨乎門暨至也祭藥者言教誨開祭而藥石之已矣休言之意我前此已言人將守汝矣汝不能使人無保汝者即所謂忘我易使人忘我難也而焉用之者言汝之所為至此何所用也人之感動而悅豫於汝者必汝不能自晦使乖異出見乎其外而致然也故曰感豫出異也感感動豫悅豫出異表異也汝既如此非惟形見於外者不能自隱必且感觸搖動汝本然之性其身尤無益也本才才一作性無謂即無益也焦云非道德之謂也又尤之謂也與汝遊者汝之朋友也所學未至其言淺近故曰小言其言皆能為人之毒害又無以與汝相規正者則汝終無所覺悟誰復問汝為如何也相孰相誰何也相借問之意也凡世之人其巧者必自勞其智者必自苦唯體道自然而不用其能者則於

外物無所求但飽食嬉遊而已汎乎若不繫之舟言其心無所係着也其歸結即在一虛字上虛則與太虛為一而遊於物之初矣無能即無為之意也

鄭人報於父

鄭人緩也呻吟喪氏之地祗三年而緩為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慶之曰使而子為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為秋栢之實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已為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粹也故曰今之世

祗音支

粹音卒

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况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呻吟歌詠也。祗適也。祗三年。恰三年也。河潤九里。喻其利澤及人之廣也。言為儒食而澤及宗族也。緩既為儒而收儒之利。以其餘資使弟從墨者而學之。儒墨相與辯。兄弟二人各以其學相雄長也。墨子名翟。助翟即助成。其為墨翟之學。使墨助翟。只一例。看翟即墨。文之變也。郭註悞。以翟為緩。弟名後人。因之訛甚。父愛其弟而助之。十年緩感激。而自殺。遂見夢於其父。曰。資給汝子。以為墨者。誰乎。我之餘澤也。我與弟亦有恩矣。我既以弟故死。父盍視我之冢乎。我之冢上垂垂焉。秋栢已成。實矣。秋與楸同。即墓木拱之說。言其死之久也。良或作根音。浪冢也。闔胡嘗視其良者。言何不視吾冢。

也。闔與胡皆何也。諄囁之辭。郭子玄云。緩怨其父之助弟。故感激自殺。死而見夢。謂已既化為儒。又化弟。令墨弟由已化而不能順已。已以良師而使怨死。精誠之至。故為秋栢之實。良字說為良師。亦通。緩之意。蓋持其有恩無報者。以為父尤也。此舉舊事。莊子遂從而斷之。曰。子之怨我。曷亦揆之造物乎。造物即天也。天之報人。也不報於人之力。而報於人。之天。使彼為墨人之力也。彼得為墨人之天也。天謂彼世分中。帶得有此熏習之性。是彼天者。使彼為墨。既已彰其報矣。夫緩也。貪天之功。以為已能。曰。吾之處弟。有以異於他人。將無賤視其親。以成我者。與生我等邪。彼故使彼上。彼字指造物。下彼字指其弟。夫人即指緩也。齊人即齊民。猶衆人也。梓相爭。扭也。井泉出。諸自然造物。不自斡。衆人飲於自然之水。乃因水相爭。此水豈一人物邪。而顧欲專其穿井之功。何示人不廣其所見。亦

聖人安於天

緩而已矣。今世之人不知有天，而以我相市私恩者，皆緩之類也。故曰：今世之人皆緩也。夫至人無恩，上德不德，有德者且以造物為不可知，而况得道者乎？不務道德而務報施，貪天功以為己力。古者謂之遁天，天刑者，型也，成也。天刑謂天之成理也。一說：遁天，天遁棄其天理，刑者得罪於造物也。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眾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

所安者自然之理所不安者人為也。知道易，勿言難者，蓋言則涉於有心，非默而成之矣。故知而不言與天為徒也。知而言之則未離於人為，猶有迹也。古人則純乎天而不人矣。之即也。天之人歸於天，歸於人之意。

朱泮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二年技成而

泮音平

無所用其巧。

單，殫也。言竭其千金之資也。學雖成而無龍可屠，此意蓋自喻莊子之道廣大而未有所施也。郭子玄云：事在於適，無貴遠功是也。

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眾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

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

天下之兵起於爭，人心之爭起於必。必者期必也，無兵無爭也。眾人以不可必於事而自為可必，故

論事不可必

多爭競也。用兵爭之大者，故舉其大者言之。人若順其爭競之心，則其行於世者，常有求敵之意。言物我不能忘也。故曰：順於兵，故行有求以知力之爭，而自恃則必至於亡其身。而後已。故曰：兵恃之則亡。焦弱侯云：兵非戈矛之謂，喜怒之戰於胸中者是也。庚桑子曰：懷志未發，兵也。豈止鋒鏑之慘而已。

小夫之智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

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

道音導

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瞑乎無何有之鄉。水

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為知在毫毛，而不

知大寧

苞苴饋遺也。竿牘往來相問勞者也。此皆蹇淺不足道之事。彼小夫者，敝其精神，以此為智，而欲兼濟天下，輔導萬物，以合於太一之始，無形之妙，豈可得邪？形虛即無形也。其所見若是，則上下之宇古今往來之宙，且迷惑而不知，蓋為形迹所累，而不知有太初自然之理也。惟至人則歸其精神，致於無物之始，而安處乎無為之地。甘美也，瞑睡也。以美睡喻安處也。此其應物如水之流，人皆見其有形而不知其實，出於無形，言自無而有也。及其發泄而去，人又不知其歸於太清也。太清即太虛也。此意益以庸人不知事物之終始，如觀水然。故曰：知在毫毛，言其所見者小也。大寧，大安也。即無為自然之理也。悲哉乎！嘆其見小也。此以苞苴竿牘四字說盡世情，欲人斷緣簡事，去累歸真。此入

道初關也

曹商越痔得車之喻

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陋巷。困窮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痊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困窮織屨。貧賤而自織。屨槁項。頸瘦而無肉。黃馘。髮黃而被耳。羅云耳黃。悴消削。如被馘。然皆言其

老也。瘞亦癰類。瘞座在上。痔疾在下。醫愈下而賞愈厚也。以舐痔得車。鄙之言其污辱不足貴也。

顏闔毀孔子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有瘳乎。

貞與槓通

曰。始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為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汝與。予願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事齒之神者。弗齒。為外刑者。金與木也。為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之

與音余

事一作士

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

離音

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
貞固足以幹事。貞幹猶賢輔也。有瘳者言國之弊病可得而醫也。圾危始亦危。始哉。圾乎危之危也。畫采色也。物既加以采色。而又以羽飾之。言其文飾之甚也。華辭華靡之言。以支為旨。謂其所主之意。不知本也。忍性矯激也。視民臨民上也。不知不信者。自不知其不真實也。受乎心者。其心着乎此也。宰乎神者。其神識以此為主宰也。夫何是以上民者。言不足以長民也。彼指夫子汝指哀公。予顏闔白謂也。言謂彼有益於汝乎。故曰彼宜汝與。願養也。言汝若以彼為賢而養之。無益於汝。必誤於汝。誤而可者。猶言誤則有之也。今若使國中之民皆離真實而學詐偽。非所以視民也。視即視民不

恍之視教示之也。此正是誤處。若為後世而慮。不若已之休已也。民可以不治。治若有心於治之。則難治矣。故曰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有心而治者也。施施政也。布陳也。天布即天經也。有心於施政教。則非天經矣。譬如商賈之人為士者。必不肯與之為齒。縱因事偶然相與聚會。而為齒列。而其胸中之神。亦有不樂之意。譬彼有為之人。有道者。亦不肯與之齒矣。此益以商賈喻仁義之學者。外刑者。刀鋸三木。內刑者。動與過。言人身之舉動過失。與刑戮同也。訊鞫問也。陰陽食之者。有造化之譴也。食如日食之。食病之也。外刑一句。形下句也。離麗也。難治以下。大抵言離實學偽之人。施於人而不忘。人而不天。道所不齒。不足以以上民。皆侮聖之意。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

九徵觀

南齊經義解卷三

雜篇列御寇

九

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
不肖。有順懷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鈇。故其就義若
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
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
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
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
徵至。不肖人得矣。

引孔子一段言觀人之術厚貌深情言矯飾之貌未易見隱伏之情未易測有貌雖朴愿而情實求

益利者有胸中亦抱所長而外不似有能者不肖
不相似也。有柔順懷急而反達理者有似堅剛而
實軟弱纏繞者古詩昔為百鍊剛化作繞指柔縵
即繞指也。有若寬緩而實褊急者鈇急也。此皆言
人之不可知也。其就義若渴者言其進銳其去義
若熱者言其退速也。相去遠者易至相欺故以遠
而觀其忠。近而親者易至褻慢故以近而觀其敬。
剽煩劇者才易困故以煩使之而觀其能。見未明
者對答必遲故卒然問之觀其知。期約之急易至
於失信故急與之期而觀其信。臨財易至於苟得
故委之以財而觀其仁。患難易至於苟免故告以
危而觀其節。酒能昏人故以醉而觀其儀。則色能
惑人故以雜處之而觀其自守。微者驗也。以此九
者而驗之則賢與不賢可見矣。此一段議論甚正
乃借為孔子之言亦未嘗不折衷孔子也。

順一作慎
早鈇音
卒音

賢不肖
異量

南華經卷之九

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
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僂。三
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
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凶德有五。中德為
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叱其所不為
者。昔韓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
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僂俠。困畏不若
人。三者俱通達。智慧外通。勇動多怨。仁義多責。達生
之情者。僂。達於知者。肖。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

叱匹
爾反

俠音
軟

之情者僂。達於知者肖。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

肖

正考父孔子十世祖偃背曲也僂腰曲也俯身伏
於地也言爵愈高而身愈下也循牆而走不敢當
正路而行謙也世有此賢者則人孰敢不以為軌
法而夫者彼丈夫也呂鉅驕矜貌車上僂者言輕
掀也名諸父者驕其宗族呼叔伯之名也唐堯也
許許由也堯讓天下於許由而且不受此等小人
所得能幾便驕矜如此豈知有唐堯許由之事乎
協合也。以我與唐堯許由合而觀之。則可見輕重
孰協者言彼又孰能合而觀之也。子玄云。而夫凡
夫也。言而夫與考父誰同於唐許由之事也。此數語
於學道人分上最為親切。禪家所謂滲漏心。又曰
第二念。便是此意。德為德也。為德而知其為德。則
是有心矣。此最為學道者之害。故曰賊莫大乎德。
有心於其有心之中。而又有思前筭後之意。喻如

南華經卷之九

雜篇列御寇

十一

心又開一眼也此謂之滲漏謂之第二念以此有
眼之心而視其內則千差萬別紛紛擾擾不復知
有渾然者則無緣可以成道矣故曰敗敗不成也
凶德有五心耳目鼻口也中德心也心在中也故
曰中德言耳目鼻口之害不如在之心之害故曰中
德爲首有以自好言我有所能也吡訾也誚也以
我之能而誚人所不能則此心不可學道矣此便
是德有心而心有睫之人圓覺云不重久習不輕
初學大慧云切不得道我會也不會正是此意窮
有八極言有所恃者終至於窮達有三必言憊然
不足者有時而必達極者究而言之必者決而言
之也貌美則媚好有髯則瀟灑身長而腰圍大則
魁偉氣不委靡曰壯口有微言曰麗有力强悍曰
勇有決斷曰敢此八者皆過人必以此自恃而其
終也至於窮緣循柔順不得已於事之意偃快隨
倒隨起之意困畏有所困厄而憂畏也此三者比

之他人皆不如人而必至於通達言其與世無競
人必喜之也此皆莊子矯亢之論形有六府言人
身之中有此六個蘊蓄也府藏蓄之地也知慧一
府也外通者以其智慧用於外而求達也勇動一
府也特力者必多怨仁義一府也以仁義求名必
多憂責達生一府也達有生之理必偶然自高達
知一府也達衆人之智見必每事而消解之達命
一府也在天者爲大在已者爲小達在天者則隨
順之聽自然也達在已者則惟時所遭皆歸之命
遭者猶有得失委命之心隨則無容心矣故隨者
又達命之上乘也所言六府而末後命字紬繹爲
兩句亦文法也
方虛舟曰因以是窮此個病根全在過人上大抵
過人者人恒忌之取於造物者多則造物亦必忌
之此窮之所不免也三者俱通達此個達亦是以
謙而受造物之益者此但論其理耳非謂八者皆

窮而今之所謂達者
又皆此三等人也

驪龍領
珠之喻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穉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

穉音

鍛音

齋同音

驕穉者。驕矜而有孺子之色。猶今云乳臭也。緯。織也。蕭。蘆草也。與編曲字同。恃。此而食。以此為貨也。取石鍛之。惡其珠而毀之也。此意。蓋喻人之求富貴者。皆危道也。皆欺君也。其君覺悟。則必遭之戮。奚微之。有。整粉。殘食無遺也。

莊子太廟犧牛之喻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

與前龜曳尾泥中同。旨。郭子玄云。樂生者畏犧而辭聘。羈體聞生而曠處。此生死之情異而各自當也。

莊子
厚葬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齋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唯為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天下大患為吾有身故，達人以生為隙駒，為幻夢，為泡影，為石火，為電光，以死為南面王，樂為天地

棺槨為日月連璧，為星辰珠璣，為萬物齋送，穢豕曳龜孰得孰失，螻蟻烏鳶何彼何此，又何毀衮之不解而軀殼之為累哉。此意蓋譏當世貪生惡死，厚葬之人守烏鳶而與螻蟻一偏之見者言。雖過益非達理者未易及萬物之理本平，我以不平之心而欲平其不平，則其平者亦不平矣。萬物之理一一可驗，我以不驗之心而驗之，則其可驗者亦不驗矣。故曰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徵也，不徵，徵驗也。唯為之使者言其莫之為而以為為之若，或使然，則是以無心為有心也。明者之自累如此，至於神則聽其自應驗而已。明之不勝神，言人之有為必不能勝無為也。愚者恃其私見而入於人，為每每求功於外，不亦悲乎。

南華經蒼解卷之三十三

明莆中郭良翰道憲甫輯

雜篇天下第三十三

○林希逸總論曰莊子於末篇序言古今之學問亦猶孟子之篇末聞知見知也自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至於道術將為天下裂分明是一個冒頭既總序了方隨家數言之以其書自列於家數之中而鄒魯之學乃鋪述於總序之內則莊子之心亦以其所著之書皆矯激一偏之言未嘗不知聖門為正也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古之

道術總歸於一

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

參作操

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大小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

辟者關

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

方術者。道術之局於一方者。天下之治。道術者。人人皆自以爲是。人人皆以爲不可加也。古之所謂

道術者。果何在。乎大約百家之學。雖各不同。而道亦無不在其中。但不得其全耳。言既不得其全。則神明之道。何自可見。聖有所生。王有所成。言聖王生成之功。卽天地生成之理。皆原於一。一者造化也。曰宗曰精曰真。皆與一字同。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以無爲爲體也。兆於變化。以有爲爲用也。聖人卽天人。至人神人也。皆原於一。而爲聖人之事。謂之聖人。以上所謂有內聖之德者。仁義禮樂皆失道而下。賢人之事。以之治世。而薰然納天下於慈仁之中。故謂之君子。自天人至君子。古之道術。括於是矣。法則有區別。故曰以法爲分。名則有標準。故曰以名爲表。參此可以合彼。故曰以操爲驗。援古可以斷今。故曰以稽爲決。參稽之數。則一二三四。纖悉歷歷。明備也。相齒者。百官大小。上下有序也。以事爲常者。庶事各有常職也。以衣食爲王者。蕃息蓄藏。教民農桑。使之蕃育。生息而

有蓄積蓋藏如三年耕餘一年食之類是也老弱
孤寡爲意者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是也凡此列
官分職爲政爲教皆是養民之理此爲外王之業
也古之人其備乎言古之聖人天德王道兼該備
舉可配神明可和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
言其功用之廣大也本數末度猶言精粗本末也
係相屬意謂本末不相離也六通四闢言東西南
北上下用無不可也運卽道也言大小精粗道無
不在也其明在曆數與在詩書禮樂等句言此道
其明在曆數相授受者皆有舊法可稽是爲帝王
傳心之法世傳之史尙多載之其在詩書禮樂者
先王經世之迹則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平居講論
尙多能明之此指聖門而言分明是說孔子六經
春秋道名分卽名分兩字便有懼亂臣賊子意其
數散於天下言鄒魯得其全而其學或散於天下
設教於中國分爲百家亦時時有稱道此事者但

不能全如鄒魯之學而已天下大亂是說春秋以
後賢聖不明上無文武周公下無孔顏之徒也道
德不一散而爲百家也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
謂天下之人類只得其一端便察察自好而以小
見誇於世也語意自賈郭註天下多得一句非耳
目鼻口不能相通言耳不能視目不能聽口不能
嗅鼻不能味各隨其所能故曰皆有所明以此譬
喻百家衆技亦皆有所長亦時乎可用但不能該
盡周徧聖人之道故爲一偏一曲之士而已天地
之美因是而分判不全萬物之理因是而分析不
合故以古人學問之全而察之則知百家之一曲
者少能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美道之在內者
體也容道之在外者用也寡能稱言當不得也內
聖體也外王用也內外之道至此不明人各以其
所欲而自爲方術百家之學自今以往迷而不知
反必不可得而復合矣使後世之學者不能見天

地之純全古道之全體此後世之不幸也道術之
在天下自此皆分裂矣故曰道術將為天下裂此
一句結
極有力

墨翟禽滑釐之學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
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
其風而說之。為之大過。已之大順。作為非樂。命之曰
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汜愛兼利而非鬪。其道不
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
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

滑音
悅說音

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
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
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
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已。未敗
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
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觝。使人憂。使人悲。其
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及天下之心。天
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

觝音
格

辟音
璧

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胼，脛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跣躄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為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誦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侔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尸，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胼，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以下皆流而方術之學者。此段論墨翟禽滑釐之學，不侈後世不教後世以侈也。靡麗也不以萬物之飾為麗也。暉華也不以禮樂度數為華也。繩墨自拘束也。自拘束其身以矯世而欲天下之用皆

託與音 九與音 駘音 拔

有餘其意主於儉以足用故曰備世之急言世人以衣食為急故至於紛爭以致亂也古之道術有在於於是者言古者學問之中亦有此理而墨翟禽滑釐獨喜聞其說惟其喜之遂至於為之太過太循其說抑過已甚故曰已之大循已者抑過之意也羅云為之太過所以繩墨自矯者極其過甚也已之太循所以不侈不靡不暉者極其隨順也此說甚明非樂節用墨子書篇名言墨子既作為非樂節用之書欲天下之人其生也不歌不用樂也故非樂其死也無殯歛之服近於裸葬以此為節用汎愛兼利於人故以爭鬪為非以不怒為道推廣其說以為博主於尚同故曰博不異然雖尚同却又不同於先王而欲毀古之禮樂自黃帝以來至於武王未嘗不用樂而墨子必欲毀樂古昔以來自貴至賤未嘗無居喪之禮而墨子必欲毀禮至一意節嗇以三寸之棺為式而不用槨以此教

人太儉苦矣故曰恐不愛人言非所以愛人之道也不愛已者言自苦而非所以自愛也未敗者言墨子之道要終必敗而不可行也郭註并焦本俱作未敗崔云未壞其道呂云以約失之者鮮則未敗墨子道似強人生不能無歌而墨以歌為非人情不能無哭而墨以哭為非不能無樂而以樂為非非是其道全不近人情故曰其果類乎類近也言如此果與人情相近乎其生也勤苦其死也薄葬穀盡也太穀言其太朴以至於人道漸盡徒使人憂悲而彼之所行他人實難做也吾恐其既不合聖人中正之道又不順天下平常之心天下必不堪即墨子一人獨能堪忍如天下不能何既離於人心則去王天下之道遠矣墨子之說以禹為口實而不知其不然也名川天地間自有之大川支川禹疏鑿而為之者橐盛土具耜掘土具九者鳩也鳩其功而雜治天下之川墨子謂禹大聖人且

自勞如此而况他人乎。跣與屨同。躡與屨同。水曰屨。草曰屨。服用之也。相里姓。勤名。學墨而為師於世者。其弟子皆五國諸侯之徒。言從學者眾也。苦獲已齒。鄧陵子三人名也。此三人皆居南方。亦讀墨書者。而其譎怪尤倍於墨子。且其說皆不同。故自名以別。墨言墨之別派也。不忤不異也。簡偶本異而曰不相忤。此強辯之事也。以簡偶不忤之辭。相為問答。故曰相應。巨子者。猶言上足弟子也。禪家謂法嗣是也。傳其學者。既多。取其得法之大者。以為聖人。而主之尸主也。真得為其後世言其巨子。又傳之弟子。以為之後也。後世猶曰子孫也。即衣鉢相傳之意。不決不斷也。言其傳流至今。猶在也。推原其始。則墨翟之意。亦是美意。但所行太過。當故曰意則是。而行則非。相進者相尚也。言傳墨子之道者。相尚為自苦之事。欲以此治天下。未見其治必先能召禍也。故曰亂之上也。雖然。墨子之

好出於其心之真。今世亦無此人矣。求之不得者。言更無復有斯人。也不舍不止也。雖極其枯槁而為之不止。亦可謂豪傑之士矣。才士者。豪傑之士也。孟門楊墨兼言。今以道術分論。數家而不及楊氏。意以其學不足比數也。

宋鉞尹文之學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忤於眾。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為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眴合歡。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為主。見

鉞意刑

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為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為內。其大小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

說音
強上
聲

此段論宋鉞尹文之學。不累於俗。去世俗之累也。不飾於物。不以外物自奉也。不忮於衆。不拂人情也。以人人得其生為願。視人猶我。皆願其足以自養而已。以此為心。而暴白於天下。此宋鉞尹文之學也。華山冠名別宥。即在宥也。隨分而自處。為別寬間而自安。為宥始本也。接萬物。以此意接引人也。心之容心之體段也。講明其心。以語人而名之。曰心之。行行者心之用也。以和聒之意。合人之歡。以此調一四海。欲尊置宋鉞尹文二人。以為教主。謂民好鬪也。為受侮不辱之說。以救之上。以說其君。下以教世人。雖天下皆不聽。而猶強聒不舍也。上下見厭而強自見。必當時有此諺。故以故曰結之。雖然一轉言其為人之意太多。其所為太自苦。其為說曰。每日但得五升之飯。師與弟子共之。先生以此五升。猶且不飽。弟子安得不饑。言其師弟子皆忍饑以立教。而謂我。不忘天下。日夜不止。益

曰我之自苦如此豈為久活之道哉但以此矯夫托名救世而自利之人故曰圖傲乎救世之士哉圖謀也傲矯之也其說又曰不為苛察苛察則非別宥矣言不當有爾我之辨也不以身假物者事皆自為而不假借於人以自助若於天下有損而無益雖明知其可為亦不如已之故曰明之不知已也其學之大意則欲人於外無攻戰之爭於內無情欲之汨寡淺滅削情欲也言學之大小精粗雖不同而其所行之大意僅如是而已適僅也

彭蒙田駢慎到之學

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為首

黨郭本作當音異

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冷汰於物以為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譏髀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軼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

冷音

推音

魏與

推此雷反

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窳然。惡可而言。常及人。不聚觀。而不免於魮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不勉於非。

我音 郭本 不觀 見誤 魮音

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

此段論彭蒙田駢慎到之學。不黨亦無私也。公正大也。易坦夷也。決然無主。決去私意。而無所偏主也。趣物而不兩。與物同趣。而不立人我。兩見也不顧於慮。不謀於知。無計度也。於物無擇。無所決擇。眼界平也。與之俱往。順自然而行也。彭蒙田駢慎到皆齊隱士。其說以為天地亦萬物之一者。謂之一則皆齊同。故其學之首務。惟以齊萬物而已。其說曰。天能覆而不能載。地能載而不能覆。言有所偏也。大道能包羅天地。而無所分辯。此言天地與道皆有所能。有所不能。然萬物者。亦道中之一物耳。寧無所可與。所不可者。手言各有一偏也。吾人但隨其材。而用之。則天下無棄物。若就萬物之中。而選擇之。則決不能周徧。以此為教。則不能盡其極。惟與之同歸於道。則無餘論。故曰。道則無遺者。

矣是以慎到之學棄知去已而緣於不得已以用天下之物冷然清其濁汰然去其擾無所選擇以爲道理當如是而已其說又曰若以知與不知爲分則將迫於知而近於自傷蓋知識之開混沌之鑿一鑿則傷而混沌死卽此意也薄迫鄰近也譏髀無知貌無任不留心於事任也尚賢以任事也彼既不事事故笑天下之尚賢爲聖之學必尚操行彼既縱脫而無行故以天下聖學者爲非椎拍輓斷皆無圭角之意與物宛轉而略無圭角亦無所是亦無所非以苟免於世俗之累不師知慮無思慮也不知前後無思算也魏然者兀然不動貌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迫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之意也風還羽旋磨石之隧皆無心而與物宛轉之喻隧轉也同也以不見非於世而自全動靜隨其自然而不爲過甚故不得罪於世人也其學如此者何也蓋曰物惟無知則無是已之患亦無容心

之累動靜皆順故不離於理不求知於人故終身而無譽惟其無譽所以無咎故曰未嘗有罪也無知之物木石瓦礫之類建已是已而自立也故其說曰人之處世何用聖賢之名但能若土塊無知之物則可以不失於道故曰塊不失道慎到之道至欲人如土塊則亦死人而已矣故豪傑笑之以爲非生行而有死理也適得怪焉者言徒以此見訝於世也田駢卽慎到之道故亦然田駢又學於彭蒙者亦高徒也故初學之時自相契合不待教之而後能也彭蒙亦有所師其師之言曰古之有道者本以無是非爲主窳然風之聲也謂其發言如飄風之窳然無所容心雖言而何所容言故曰惡可而言其見常與世人相反不能聚合倫類而觀故爲一偏之說不免於但求無圭角而已齟齬無圭角也其言雖甚壯而其所謂道者非道也故不免於聖人之非笑僉曰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

關尹老
聃之學

雖然莊子轉一語斷之言世人雖以為非我以
大身觀之皆有闡於斯道者亦取節之意也

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
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
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
虛不毀萬物為實。關尹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
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
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嘗隨人。老聃曰。知其雄。
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人皆取

忽

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已獨取虛。無
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為
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已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為
根。以約為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
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歸與
魏通

此段論關尹老聃之學。本道也。物事物也。以有積
為不足者。言藏富天下也。與神明居是守自然者。
關尹師於老聃。先弟而後師者。莊子推尊老子至
末。而以已接之耳。以無極為宗。以太極為主。建亦
主也。濡弱謙下。即古柔長存之意。為表者。言其應
世接物見於外者如此也。空虛則物物皆全矣。故

曰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實實理也樂軒所謂一物都無萬物全是也在已無居無私主也形物自著隨物之形見皆自然也水之動鏡之靜空谷之響應皆無心也芴乎若亡者恍惚之中若有物又若無物也寂乎若清不見其清之名也以同於物者為和以無所得者為得有得則失矣未常先人常隨人即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也知其雄守其雌以能而隱於不能也知其白守其辱言自高而不為高也谿谷在下而能容物為谿為谷有容乃大之意也人皆取先已獨取後即未常先人而常隨人也受天下之垢知白守辱也不以實為虛以虛為實故曰人皆取實已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即以有積為不足也惟共虛以為實故雖無藏而常有餘再言巋然而有餘者狀其真有餘也徐安也不費無所損也人皆以巧為巧而我以無為為巧故笑之人皆以福為福而我獨以無禍為福

故曰曲全曰苟免於咎曲全者曲而自全其身也苟免於咎者福莫長於無禍也以深為根言其本在於太一之始也以約為紀言以簡約為守身之法也紀法也凡物堅者銳者則有挫有毀即所謂齒剛則折也以能容萬物為量則人拊我無所侵削矣不削於人言獨全其生也可謂至極者言此天下至極之道也謂之博

大真人者尊之之辭也

芴實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

芴本
作惹

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

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悠謬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簡見之也以

莊周自
敘已之
學接於
老聃

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瑋。而連犴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諷詭可觀。彼其克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閔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斲。芒乎昧乎。未之盡者。

稠音調

此段莊子自敘己之學。即接老子而言。知其有自來矣。芴冥無形無物也。變化無常。不以一為一也。死與生與。不知死生也。天地並與。與天地同體也。神明往與。與造化同運也。何之何適。動而無迹也。萬物畢羅。各盡萬物之理也。莫足以歸人。莫知其所歸宿也。謬悠虛遠也。荒唐曠大而無極也。無端崖無首無尾也。時縱恣而不儻者。其說放縱而無所偏黨也。儻即黨也。不以簡見者。其所見不主一端也。簡奇也。以天下之人愚而沈濁。不可以誠實之言喻之。莊語端莊而語誠實之事也。曼衍無窮也。為真者言借重於古先。欲人以為真實也。為廣者寄寓為言。廣大不拘也。與天地精神往來。與造化自然為友也。不敖倪萬物者。不以此傲睨於世俗也。莊子之意。正敖倪於斯世。却自反說。不譴是非者。是非無所泥也。無是非而後可與世俗居處也。瓌瑋高壯也。連犴和同混融之意也。無傷無

譏於人也。參差或彼或此，或抑或揚，不可定也。詭滑稽詭譎也。可觀可玩味，而得其理也。此兩句自說破其著書之意。彼其克實，不可以已者，言其書之中皆道理，克塞乎其間，雖欲不言而不容已於言也。本即宗也。言其書之本宗無非弘大深闊，調適之道也。辟開廣也。肆縱放也。上達者可以上達天理也。言雖皆無為自然，而用之於世，則應於教化而解釋物理，謂可以化俗而明理也。其理不竭者，言用之不盡也。不脫者，謂其言自道而來，不脫離於道也。芒乎昧乎，言其言之深遠也。未之盡者，非言語所得盡也。至是則有不言之言，言之不言，歸之太一而已矣。

學 惠施之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麻物之

麻音 歷

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太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

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

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

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

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

越之南是也。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為大

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

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牟。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踞地。日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柄。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狐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圍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

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柢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縑。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隩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蠱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克一尙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

倚責
賤

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惜乎
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
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墨翟宋尹彭田慎到之徒。猶爲見道之偏者。若惠
子則主於好辯而已。故不預道術。聞風之列。特於
篇末言之。多方者。道已流於方術。而惠施又多方
則雜甚矣。其書雖多。其學未正。其言亦未當。故以
舛駁不中譏之。麻物之意。言歷歷攷其所談事物
之意。至大無外。太虛也。至小無內。秋毫之類也。此
八字自與莊子所說同。但謂之大一小一。便生辯
說之端。謂之一則無大小矣。於一之中。又分大小
便是同中之異。異中之同也。無厚至薄也。不可積
者。積則厚矣。積之不已。其大可至於千里。又言大

與小同也。言千里之大。卽無厚之積也。天雖高地
雖卑。而天氣有時下降。則亦爲卑矣。故曰天與地
卑山高於澤。而澤之氣可通於山。山與澤平矣。
故曰山澤平。睨側視也。日方中之時。側而視之
則非中。則中謂之側。亦可。故曰方中方睨。物方
發生而中。則中謂之側。亦可。故曰方生方死。有大
有小。是爲小同。異合萬物而爲同。異則爲大同。異
雖謂之天。而不出小者之種。雖謂之小。而合之可
以爲大。則無同無異矣。南方海也。本無窮。而謂之
方。則必有窮。四方皆然。獨言南者。非特舉其一見
其三。益天傾西北。而海獨居南北之三方。則又遠
故特言之。今日適越。而昔來言足。雖未至乎越。而
知有越之名。而後來則是今日方往。而亦可以爲
昔來矣。兩環相連。雖不可解。而其爲環者。必各自
爲圓。不可以相粘。不相粘。則非連環矣。燕北越南。
固非天下之中。而燕人但知有燕。越人但知有越。

天地之初彼此皆不相知則亦以其國之中為天地之中也萬物與天地為一則天地雖大即萬物中之一物何以為大小雖謂之一體可也大觀者言以此為獨高於天下也故以其說教學辯之人天下之學者既相與樂之而其說浸廣故又有卵有毛以下之論卵有毛者言毛之在卵雖未可見而雀之為雀雞之為雞毛各不同譬如雞為鴨伏卵出於卵者為鴨毛而不為雞毛則是卵有毛矣雞本二足必有運而行之者是為三矣鄂有天下言楚都於郢而自為王亦與得天下同矣犬可以為牟謂犬為牟之名出於人而不出於物使有物之初謂犬為牟則今人亦以為牟矣是犬謂之牟亦可馬有卵者胎生雖異於卵生而胎卵之名實人為之若有物之初謂胎為卵則今人亦以為卵矣故謂馬有卵亦可丁子蝦蟆也蛙也楚人謂之丁子丁子雖無尾而其始也實蝌斗化成蝌斗既有

尾則謂丁子為有尾亦可水寒火熱亦人名之況有火中之鼠火浣之布鼠能出入於火中火可以浣布則非熱矣空谷傳聲人呼而能應非山有口乎行於地則為輪纜着地則不可轉則謂輪不跟地亦可目能視物而不能以自視手能指物而不能以自指故目不見指不至而手目之伎倆容有窮絕之時使其俱見俱至則不能窮絕矣故曰至不絕龜長於蛇使龜如蛇之長則不名為龜矣既謂之龜則其長合止如此謂之長於蛇亦可矩即方也規即圓也既謂之矩則不可又謂之方既謂之規則不可又謂之圓柄雖在鑿之中而柄之旋轉非鑿可止則謂之不圍亦可言圍之不任也鳥既飛則影隨鳥而去但可謂鳥之飛不可謂影之動矢鏃之去雖疾其在弦也則謂之止其射侯也則謂之行雖弦而未至射侯而未中則是不行不止之時狗犬即一物也謂之狗則不可謂之犬矣

謂之犬則不可謂之狗矣故曰狗非犬馬牛二體也黃驪皆色也以二體與色金言則為三黃驪二色也馬牛皆體也二色附體而見則亦為三矣白狗黑黑白之名非出於有物之始則謂白為黑亦可狐駒未嘗有母名之以狐則非有母矣不可言狐又言嘗有母也一尺之棰折而為二今日用此五寸明日用彼五寸雖旋轉萬世不盡可也凡此以上又皆學於惠子推廣其說以與惠子相應終其身強辯而不已即桓團公孫龍之徒是也飾人之心者蔽人之心也易人之意者變亂人之意也一時之辯口雖可屈而其人終不心服此辯者迷於其中而不自知也故曰囿惠施日以其知與人辯者謂愈恃其聰明以與人強辯也特獨也獨與其徒為人所怪訝而已其本領不過如此故曰此其柢也柢本也自恃其口談之才以為最賢他人莫及也觀其言曰我之辯天地為我增氣造物

為我擊節其自負誠壯矣吾以為惠施所辯雖自謂雄高而實無學術又引惠子之對黃繚者以見其率爾強辯而中無所得也倚人者畸異之人也南方有一畸異之人曰黃繚見惠子而問天何以不墜地何以不陷風雨雷霆誰實為之此皆造物之妙豈可容言惠子亦不辭讓而應客不經思慮率然而對且徧為萬端之說萬物萬端也說既多而猶以為少增益以怪誕之論說但以反異於人為其能欲以口舌勝人自為名譽是以與世不和不適不相得也在內本無所得故曰弱於德徒然強辯於外故曰強於物隩者幽暗也言其所行之路不明白正大而幽僻也以天地之道而視惠施所能猶蚤蚤然以此而為人物於世亦何用乎故曰何庸克足也若但以一人之私見而自足猶可若以此為勝於貴道者則殆矣愈勝也幾殆也不能以此自寧者言能以此道自寧一其心則亦進

於太上忘言之域矣散於萬物者謂徒散其精神
以求萬物之理遷就其說而無所厭足終於不知
道而僅以辯得名卒終也惠施亦為有才者但放
蕩而無所得逐於外物而不知返是可惜也駘放
也響出於聲聲本響末也窮響於聲不知本也影
出於形形本影末也欲息其影不知形止則影止
乃與形共走亦不知本之喻也

林希逸曰此篇莊子之終也却以惠子結末難以
其不預聞道之列亦以辯者之言固皆以無為有
而其語亦自奇特故以置之篇末起結皆是其用
意處

方虛舟曰大同異謂一氣混茫分為四時以司化
權而萬物於中生長收藏畢同畢異小同異謂如
梅先而李後草夭而木喬

南華經齊解卷之三十三終

